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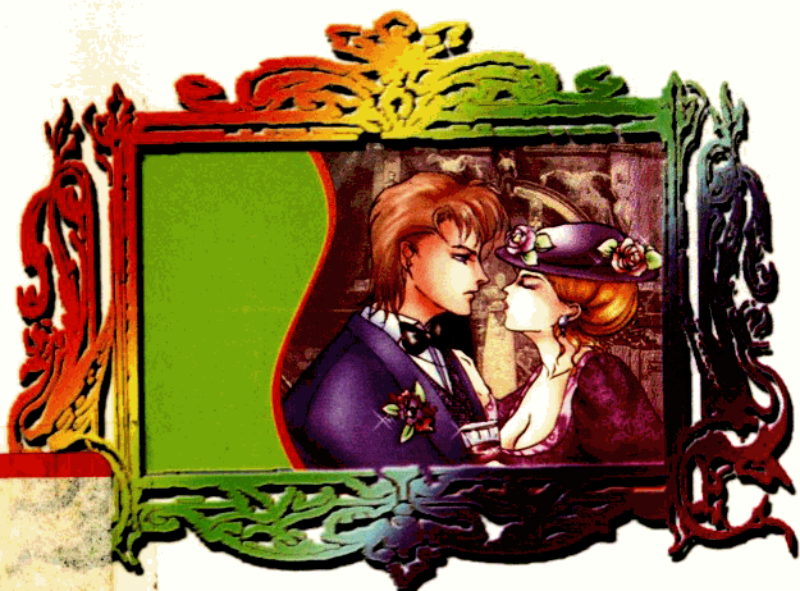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包法利夫人

Madame Bovary

[法] 福楼拜 著
远方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包法利夫人

Madame Bovary

蘇州大學
圖書館
PDF

责任编辑：戈戈 胡丽娟

封面设计：心网图文

封面画：苏 敏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包法利夫人

[法]福楼拜 著

诺亚 主编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红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2001年12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95-504-2/I·212 定价：750.00(单 15:00元)

目 录

内容提要	(1)
作者简介	(3)
1. 小镇医生	(5)
2. 求婚	(10)
3. 艾玛成了包法利夫人	(15)
4. 婚后生活	(20)
5. 沃比萨的舞会	(31)
6. 平淡枯燥的生活	(39)
7. 移居荣镇	(50)
8. 爱上实习生	(63)
9. 去教堂	(76)
10. 莱昂走了	(83)
11. 罗多夫的出现	(88)
12. 情人	(102)
13. 医生做坏了手术	(115)
14. 短暂的恋情	(122)
15. 莱昂回来了	(137)

16. 债务	(155)
17. 寻找帮助	(172)
18. 最后的解脱	(175)
19. 夫人死了之后	(182)

内 容 提 要

夏尔·包法利从小平庸，好不容易成为一个医生，只能在镇上行医。

贝尔托田庄的卢奥老爹摔断了腿，包法利去出诊时结识了他的女儿艾玛。不久，艾玛成为他的妻子。

成为包法利夫人的艾玛对新生活充满幻想，不满与夏尔过那种平庸的生活。

在一次盛宴的舞会上，艾玛忘不了那个英俊、潇洒的子爵，内心等待着浪漫的奇迹出现。

莱昂是个多才多艺的青年，艾玛和莱认识后，两个经常在一起聊天，话很投机。渐渐地莱昂爱上了艾玛，但又不敢表露，这使艾玛内心非常痛苦，她从此开始信教。

莱昂去了巴黎，艾玛受到了附近庄园的地主罗多夫的诱惑，委身于他。

夏尔在行医中出了一次医疗事故，使艾玛感到很耻辱，因此对夏尔更不满。她与罗多夫频繁幽会，甚至想私奔。罗多夫拒绝了她的要求。

艾玛在看戏时意外地遇到莱昂，两人重温旧情，艾玛挥霍

无度，四处欠债，法院扣押了包法利家的财产。

莱昂走了，勒合向她逼债，罗多夫也抛弃了她。绝望的艾玛服毒死在储藏室里。不久，夏尔·包法利坐在石凳上离开了人间……

作者简介

福楼拜 (Gustave Flaubert, 1821 - 1880), 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

福楼拜出生于法国西北部的卢昂一个医生家庭, 青年时期在巴黎法学院学法律, 是“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指导老师。福楼拜在巴黎法学院攻读时, 患了一种奇怪的脑病, 他只能辍学回家休养。这倒符合他的心愿, 使自己能专心写作。在巴黎, 他结识了文学大师雨果。1843 年至 1845 年, 他写了《情感教育》。

福楼拜一生很注意时代的风云变幻, 他的政治见解是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复合体, 因此而不为当政者欢迎。

1849 年至 1851 年, 他到马耳他、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旅行, 为他日后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1851 年 9 月, 他开始写《包法利夫人》, 直到 1856 年 4 月才最后定稿, 当时在《巴黎杂志》上连载。小说发表后轰动了法国文坛, 但因“道德败坏、诽谤宗教”的罪名受到当局的指控。福楼拜晚年生活安逸, 于 1880 年 5 月 8 日去世。

1. 小镇医生

夏尔·包法利从小平庸，成绩中下等，好不容易成为医生后，也只敢在一个镇上行医。30岁时，他过着平静而宽裕的生活。

一天夜晚，大约11点钟，他们给笃笃的马蹄声惊醒了，马就停在门口。女佣人娜塔西打开阁楼的天窗，盘问一个停在街上的男人，他是来请医生的，身上带了一封信。

娜塔西走下楼来，冷得直打哆嗦，她先开锁，然后拔出门闩。来人下了马，跟着女佣人，一下就进了房间。他从他的灰绸毡帽里，取出了一封用旧布包着的信，慎重其事地交给夏尔，夏尔就倚着枕头看信。娜塔西站在床边，手里举着灯。

这封信用一小块蓝漆封口，请包法利医生赶快到贝尔托田庄去，医治卢奥老爹的一条断腿。从小镇到贝尔托拐弯抹角足足有60公里。医生叫小伙子先走，自己查看了一下治断腿的医书，才骑马出发。

清晨四点钟光景，包法利把大衣裹得紧紧的，动身到贝尔托去。被窝里的暖气还没离身，他就迷迷糊糊，摇摇晃晃地骑

Na 60118

着脚步平稳的牲口上路了。马走到田垄边上，面前是一些荆棘围着的深坑，就自动不走了；包法利突然惊醒过来，马上记起医治断腿的事，竭力回忆自己学过的各种接骨法。

雨已经停下了；天有点朦胧亮，在苹果树的枯枝上，栖息着一动不动的小鸟，清晨的寒风使它们细小的羽毛竖立起来。萧瑟的田野平铺在眼前，一望无际，远处一丛丛树木，围绕着一个个相距遥远的田庄，好似灰蒙蒙的广阔平原上，点缀着紫黑色的斑点，这片灰色一直延伸到天边，和灰暗的天色融合为一了。

包法利时不时地睁开眼睛，后来精神疲倦，又困起来，不久就坠入了一种迷离恍惚的状态；他新近的感觉和过去的回忆混淆不清了，自己仿佛分身有术，既是学生，又是丈夫；既像刚才一样躺在床上，又像当年一样还在手术室里，在他头脑中，药膏的暖香和露水的清香混合为一了；他听见床顶的铁环在帐杆上滑动……

快到贝尔托的时候，他看见沟边的草地上坐着一个小男孩。

“你是医生吗？”小孩问道。

包法利回答之后，孩子立刻把木鞋提在手上，在他前面跑了起来。

医生一路上听带路的孩子讲，才知道卢奥先生大约是最阔气的种地人。昨天晚上，他摔断了腿。他的妻子两年前就死了。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千金小姐，帮他料理家务。

车辙越来越深，贝尔托越来越近。小男孩钻进一个篱笆洞，看不见了，然后又从一个院子里面跑了出来，把栅栏门打开。草湿路滑，马走不稳；走过树下，包法利还得弯腰。看门

狗在窝里狂叫，链子都拉直了。走进贝尔托田庄时，马一害怕，就闪到路边去了。

田庄看起来很不错。从马厩打开的上半扇门望去，可以看见种地的大马正在安安静静地吃着新槽里的草料。沿着房屋有一大堆肥料，上面冒出一片水汽；在母鸡和火鸡中间，有五六只孔雀——这是科州田庄的珍禽——居高临下，和鸡争啄食物。羊圈长长的，仓库高高的，墙壁和人的手一样光滑。车棚底下放着两辆大板车，四把铁犁，还有鞭子，轭圈，全副马具，马具的蓝色毛皮上沾满了从楼上谷仓里落下来的浮尘。院子在斜坡上，院里整整齐齐、不疏不密地种上了树木；池塘边上，一群鹅快活得嘎嘎直叫。

一个年轻女子，穿着镶了三道花边的蓝色丝绒长袍，来到门口迎接包法利先生，带他走进了炉火烧得正旺的厨房。厨房四边摆着大大小小的闷罐，伙计们的早餐正在罐里沸腾。炉灶内壁烘着几件湿衣服。火铲、火钳、风箱吹风嘴都是大号的，像擦亮了的钢铁一样闪闪发光；靠墙摆着成套的厨房用具，时明时暗地反映出灶中的火焰，还有玻璃窗透进来的曙光。

包法利上楼来看病人，看见他躺在床上，蒙着被子发汗，睡帽扔得老远。这是一个 50 岁的矮胖子，皮肤白净，眼睛澄蓝，额头光秃秃的，还戴着一副耳环。床旁边有一把椅子，上面放了一大瓶烧酒，他不一会儿就喝上一口，给自己打打气；但是一见医生，打足了的气又终于泄去，有气无力地哼哼唧唧起来。

骨折情况简单，没有什么并发症。夏尔·包法利不敢想象居然有这样容易治的病。为了自制夹板，夏尔挑了一块，劈成几块小的，用碎玻璃磨光；女佣人撕开一块布作绷带，艾玛小

姐也在试缝几个小布垫子。在缝垫子的时候，艾玛小姐一不小心扎破了手指头，就把手指放到嘴里，嘬了两口。

夏尔看见她的指甲如此白净，觉得惊讶：指甲光亮，指尖细小，剪成杏仁的形状，看来比象牙更洁净。然而她的手并不美，也许还不够白，指节瘦得有点露骨；此外，手也显得太长，轮廓的曲线不够柔和。如果说她美丽的话，那是她的眼睛；虽然眸子是褐色的，但在睫毛衬托之下，似乎变成乌黑的了；她的目光炯炯，看起人来单刀直入，既不害羞，也不害怕。

包扎固定断腿一完，医生就得到邀请，而且是卢奥先生亲自邀请的：在走之前吃一点东西。

夏尔在艾玛小姐的陪伴下，走下楼来，到了底层的厅子里。两份刀叉，还有几个银杯，摆在一张小桌子上，桌子靠近一张华盖大床放脚的那一头，床上挂了印花布帐，帐子上画的是土耳其人。闻得到蝴蝶花和湿布的气味，那是从窗子对面的高高大大的栎木橱子里散发出来的。在靠墙角的地面上，竖着摆了几袋面粉。那是隔壁谷仓放不下的，要放进谷仓去，还得爬三级石头台阶呢。墙上的绿色油漆一片一片地剥落在墙根下，在墙壁当中的钉子上，挂了一个装饰房间的镀金画框，框子里是用铅笔画的文艺女神的头像，头像下面用花体字写着：献给我亲爱的爸爸。

起先，他们谈病人，然后就谈天气，谈严冬，谈夜里在田野奔跑的狼群。小姐说她在乡下并不开心，尤其是现在，田庄的事几乎全靠她一个人照管。由于厅子太冷，她一边吃，一边打哆嗦，这会让人看出她的嘴唇太厚，何况她一不讲话，就有咬嘴唇的习惯。

她的脖子从白色的翻领中露了出来。她的头发从中间分开，看起来很光滑，好像两片乌云，紧紧贴住鬓角，又像起伏的波浪，几乎遮住了耳朵尖，盘到后头，挽成一个大髻，头发的分缝纤细，顺着脑壳的曲线由前向后延伸，也消失在发髻里。乡下医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发型。她的脸蛋红得像玫瑰。她仿照男人，在上衣的两颗纽扣中间挂了个玳瑁的单片眼镜。

吃过，夏尔医生上楼向卢奥老爹辞行后，又回到厅子里，四处张望，好像在找什么。

艾玛小姐问道：“你找什么东西吗？”

“对不起，我的鞭子。”他答道。

他开始在床上，门背后，椅子底下寻找；不料鞭子却掉在小麦口袋和墙壁之间的地上。艾玛小姐眼快，就伏到口袋上去捡。夏尔为了讨好，也赶快跑过去，同样伸出胳膊；他感到他的胸脯蹭到她伏在口袋上的背脊。她站直了，涨红了脸，向后望了一眼，把牛筋鞭子递给他。

这就是包法利医生同艾玛小姐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2. 求 婚

包法利原来答应三天过后再来贝尔托，但是却在第二天就来了；原定一星期来两次，但不定期的偶尔探望不计算在内。

按照自然规律，卢奥老爹伤势一天比一天轻了。

过了一个半月，大家看见卢奥老爹一个人在自己的“寒舍”里练习走路，就开始把包法利先生说成是一个大有能耐的人，喊他救命恩人。卢奥老爹说：伊夫托的头等医生，甚至卢昂的一流名医，恐怕也不过如此了。

至于夏尔，他从不扪心自问为什么乐意去贝尔托。万一想到这个问题，那不消说，他的满腔热情不是为了病情严重，就是为了有利可图。

然而，真是为了这个原因，到田庄去看病，却能给他平淡无奇的生活增加额外的吸引力吗？去的日子，他老早就起来，骑上牲口，赶得它飞跑，然后下马，在草上把脚揩干净，进田庄之前，还赶快把黑手套戴上。

他喜欢看到自己走进院子，感到栅栏门随着自己的肩膀转开，听到公鸡在墙上叫，小伙计们来迎接他；他喜欢仓库和马厩，他喜欢卢奥老爹拍着他的手，叫他做救命恩人。

他更喜欢艾玛小姐的小木头鞋，在厨房的洗干净了的石板上，她的高后跟把她托高了一点，她一走动，木头鞋底很快抬起，和鞋皮一磨擦，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

每次来贝尔托时，她总是把他送到第一级台阶。要是马还没有牵来，她就等着。

告别之后，他们不再说话；四面都是风，吹乱了她后颈窝新生的短发，吹动了她臀部围裙的带子，好像扭来卷去的小旗。

在一个解冻的日子，院子里的树皮渗水了；房顶上的雪也溶化了。她站在门槛上，把阳伞拿来，并且撑开。

阳伞是闪色绸子的，阳光可以透过，闪烁的反光照亮了她的面部白净的皮肤。天气乍暖，她在伞下微笑，听得见水珠点点滴滴落在绷紧了的波纹绸伞上。

总之，夏尔·包法利发现自己开始对艾玛小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忘不了她的眼睛，甚至她的走路姿势，也会让他心神不定，浮想联翩。

面对艾玛，包法利医生怎么能不动心呢？

于是，他开始经常照照镜子，注意自己的形象。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显示出自己的风度和气质。

一天早上，卢奥老爹给夏尔·包法利送医药费来了。75 法郎的硬币，每个硬币值四十苏，另外还有一只母火鸡，还代表艾玛盛邀他去贝尔托坐坐。

于是，他又来到贝尔托来了。他发现一切都和以前一样，这就是说，一切都和五个月前差不多。只是梨树已经开花，卢奥老头子如今不再卧床不起，而是到处走动，这就使田庄变得更热闹了。

他看见了艾玛。艾玛正在窗子和炉灶之间缝东西；她没有披围巾，看得见她裸露的肩膀上冒出的小汗珠。

根据乡下的惯例，她请他喝一杯。他不肯，她一定要他喝，最后她边笑边说，就算陪她喝一杯酒吧。于是她去碗橱里找来一瓶柑香酒，拿来两个小玻璃杯，把一杯斟得满满的，另外一杯几乎没有斟，碰杯之后，就把酒杯举到嘴边。因为她的杯子差不多是空的，她要仰起脖子才喝得着，所以她头朝后，嘴唇向前，颈子伸长，还没有尝到酒就笑起来，同时把舌尖从两排牙齿的中间伸了出去，一点一滴地舔着杯底。

她又坐下来，再拾起女红，那是一只白线袜，需要织补；她就埋头干起来了，不再说话，夏尔也不开口。风从门底下吹进来，吹起了，石板地上的微尘；他看着尘土沿地面散开，只听见自己的太阳穴一蹦一蹦地跳，还有母鸡下了蛋在院子里咯咯啼。

艾玛不一会儿就张开巴掌摸摸自己发热的脸，然后再摸摸壁炉前铁架上冰凉的小铁球。

她抱怨说，夏天一来，她就觉得头昏脑胀；她问海水浴管用不管用；她谈起她的修道院，夏尔也谈起他的学堂，这下他们有了话说。

他们上楼到她房间里去。她拿出从前的音乐本子，修道院奖给她的小册子，还有扔到衣橱底层去了的橡叶花冠。她还谈到她已故的母亲，墓地，甚至指给他看，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她从花园里的哪一个花坛上摘下花来，放在她母亲的坟上。可是她家雇佣的花匠不懂这一套，真不顶事！还不如住在城里好呢，哪怕过个冬天也罢，虽然夏天日子太长，住在乡下也许更无聊；——她的声音有时清楚，有时尖，那要看谈的是